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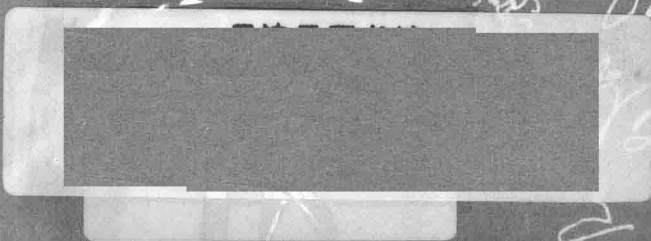
# 无标题散文

匡燮



无  
探  
身  
文

匡  
意



(陕)新登字001号

无标题散文

匡 夔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5插页 200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2639-5/I·648

定价：(精)9.70元 (平)7.30元





## 作家小传

生在邛山腹地的山村。村落因沟聚散，人家逐沟窑居。家族中，人丁兴旺，却能识文断字的极少，连名字也是请潦倒的老秀才起的。不是因为那两个孤僻字含什么宏旨大意，仅仅因为命里缺火，才从发黄的《康熙字典》里精选了这个围着三把火的怪字。从小酷爱文学，但认真追索起自己的目标，才是近几年的事，其间，大片的荒芜，长长的空白。悔恨吗？不。

献给

一路上的风景

---

# 序

○余秋雨

知道匡夔这个名字是因为去年读了他的散文集《野花凄迷》。这本书的前面有贾平凹、沈奇两位先生写的序，从贾序中我大致了解了匡夔的为人，从沈序中我又粗略地搞清了他为文的经历，由此再一篇篇读下去，竟使我觉得与他相当熟悉了，尽管我至今还没有与他见过面。

是什么使匡夔君也突然产生了这种感应呢？远在西安的他不知怎么会想到我，托人带来一大堆即将出版的散文书稿，要我写篇序。书稿没有标题，每一篇散文也没有标题，整个儿是一部“无标题散文”。唯一的路标是扉页上的一个短句：献给一路上的风景。

这无疑是一种新的散文样式，但我又不希望人们在这一点上投注过多的注意，既不要把它说成是惊世骇俗的大创造，也不要把它责之为散文艺术的大灾祸。贾平

回说了，匡夔活得淡泊，因此他不会愿意衣冠楚楚地投入一种新样式的构建仪式，我也不相信他今后的散文就一直这个样子了。匡夔的这部“无标题散文”是他一种真实而独特的文化心态的自然流露。这种心态，我们姑且称之为“无标题心态”罢。

我们生活在一个标题壅塞的世界里。各种标题是人类为了便于归拢、便于梳理、便于寻找对象物所涂划的记号，失去了这些记号就会失去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文章的标题其实也就是人类的这种总体需求在纸面上的投射。那些标题一旦设定，既是作者写作的扶手，也是读者阅读的扶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标题是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两方凭藉着这些特定的名目进行着精神沟通和智能交换。习惯成自然，人们渐渐也就适应于这种有着明确指向和程序的文词吞吐方式了，这是一个有理性的文明人的重要标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人所营造的标题毕竟不能穷尽人自身，人的思维和意识常常会出现“难以名状”的段落，而这些段落又常常与深层心理、个性人格、宗教体验、宇宙感悟有密切联系，这又恰恰是许多艺术家久久企盼而不可得的部位。也就是说，艺术的大灵性常常闪现于无标题状态之中。其实人的姓名、职业、职称、职务等等也都可以看成是一些标题，完全舍弃了固然构不成社会，但人之为人，总有许多不受这一切所框范的部位，这也就是人超逸定位的自由所在，历代艺术家的眼光特别关注的地方。鉴



于此，许多有灵气的写作人往往不愿意把标题当作套住整篇文章的“笼头”，而更乐于对它采取一种比较随意的态度，有的甚至迳直以“无题”、“题未定草”等无题之题为题。事实证明，大凡这些高手笔下标题虚化的文章总是更有弹性和张力，更有多义性和神秘感，因而也更经得起反复品味。

我猜想匡夔决定写一本无标题散文并无太大的深意，而只是在长时间写写弄弄过程中自然而然想采取的潇洒举动。他走过的路很长，一路上所见所闻的事端中可以滤出个明晰由头来的都已一一写成了文章，但仍觉得言不尽意。人生道路上有一些际遇和感受像吹拂的风、飘浮的云，抓不住，定不住，却随处可见，一再重复。它们拨离了可触可摸的事件实体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又抽象不成理论形态而始终柔软隐约。要是用几个标题的铁叉去收俘固定它们，它们就滑身而走，而完全不理它们则又成为一种挥不去的缠绕。既然如此，那就用一个无标题的无形大网兜聚合一下吧，于是就成了这本集子。我之所以如此猜想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只是没有像匡夔那样发心写这么一本奇特的书罢了。

读者面对这样一本书也不妨稍稍改变一下平素的阅读习惯。深究细研是犯不着的，最好是随便翻翻，以潇洒对潇洒。既然人家已经抹去了列队的线格，那我们就随脚散步吧。可以信任的是，尽管我们走过的生活道路

与匡夔不同，文中的许多感受却属于一切行路者。凡是带有很大特殊性的东西都是可以“名状”即可以下明确标题的，这已经被匡夔早写掉了，剩下这些无法名状的东西就不再有太大特殊性，因此反倒容易沟通。读着没有名目的文字，看着不知名称的风景，走着没有路名的道路，竟然走到了人性的相会处。人生的味道，尽在这般朦胧中。

因此，这里与其说是创造了一种新派散文的有趣样式，毋宁说是创造了一种以文会友的特殊机缘和气氛。样式只是这种机缘与气氛的载体。把样式提纯出来细加琢磨以为从此要推而广之，就会把事情整个儿搅变味了。这是匡夔自己张罗的小天地，与散文界的其他院落没有多大关系。各人写自己想写的，写朋友想看的，写得随随便便、有滋有味，这便是散文。

1992年7月于上海

## 他并不潇洒

○小 晓

在一些朋友眼里，匡燮活得潇洒、超脱、游刃有余：当领导，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搞创作，一篇接一篇的散文见诸于杂志报刊，真可谓工作、创作双丰收。每听到别人这样说他，我总在心里发笑。与他相知近三十年，却是另外一种感受：无论淡泊寂寞的乡下，还是喧闹沸腾的都市，生活给予他或者说我们更多的是磨砺，不是潇洒。

匡燮这个人只会单项思维。记得，我们第一个孩子刚出世，就面临着离别之苦。他在县上当记者，我要抱着不足三个月的女儿，远到数千里外去插队落户。那时，他一心要当一名好记者，一头埋进他的新闻里，竟数月收不到他的一封来信，我很委屈。可是，每当我拿

这个话题抱怨他时，他总笑着说他这个人不会同时考虑两个以上的问题，请求原谅，让人好笑，又好恼。

后来，匡夔果真在记者行当中小有名气了，被调入省电台工作。但他很不安分，他不满足，他志在文学。于是，他又开始悄悄地练笔，苦苦地积累。我又高兴，又担心。

八十年代初，匡夔要到贾平凹的故乡驻站了，他很兴奋，临行时对我说：“到商洛后，每天一封信，把所见所闻告诉你，积累素材。”我说：“三十七八的人了，还积累，贾平凹、和谷二十多岁，发表了那么多作品，人家有多少积累？”他一下涨红了脸，再没有说一句话，背起行装，就潜进商洛山中去了。半年，他竟写出了《露水集》、《幽谷兰香》等一批散文在报上发表。从此，匡夔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他创作得很苦。一些女友和我闲唠，很羡慕我有一位作家丈夫，她们憧憬着这样一种高雅的意境：温暖的小家，丈夫坐在妻子收拾好的书桌前伏案疾书。夜深了，妻子端来茶点。红袖添香夜读书，该何等地温馨幸福呀。殊不知，匡夔每写一篇作品，就像经历了一次难产。为了时间，他经常骑车在下班路上构思，让人担不完的心。回到家里，他那创作前“阵痛”的烦恼又会弥漫整个家庭。但有时，他也很脆弱。他总爱把作品的开头念给我听，我要说感觉很好，他就会大受鼓舞，就会一气呵成。我要说一句还可以，他就会立即再也打不起

精神来，简直像个瓷娃娃，轻拿不得，重放不得，让人好作难。

我知道，他对创作的追求太执著了，太爱了，为创作投入的精力和感情大大超过了妻子儿女，以至于我们常常被冷落，被遗忘。我和孩子们真有点嫉妒那创作，那散文了。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匡燮是十年磨一书。生活给我们出的难题太多了，工作、社会、孩子、家庭，常常使他进退维谷，举步维艰。好在生活就是辩证法，顺境和逆境同样给予了匡燮以厚爱，让他能从这纷繁的环境中突围出来。

现在，他已近知天命之年，才开始懂得生活。他学跳舞，参加交际舞大赛；学京戏，参加文艺汇演。他的文章写得不再像原先那样艰难了，正如诗人沈奇说他“已经能够从强烈的创作意识的迫抑中超脱出来，重返生命意识，成为一种血液的流动，生命的自然呼吸了”。

内在的苦涩，外在的潇洒；人后的磨砺，人前的超脱；幼稚的浅陋，成熟的自然。

这就是匡燮。

## 目 录

- 
- 序.....余秋雨 (1)  
他并不潇洒.....小 晓 (5)

### 文 本

- A (1) B (18) C (27) D (65) E (79) F (86) G (98)  
H(111) I(128) J(144) K(165) L(183) M(200) N(224)  
O(231) P(253) Q(263) R(277) 附文(282)

### 人生，是一本无标题的书

- 评匡燮的《无标题散文》.....王仲生(292)

### 无核的云彩

- 对匡燮新创“无标题散文”的初步解读  
.....沈 奇(313)

# A

他知道天地间没有地平线  
有的只是绳一样的路  
一头是他，一头是诱惑

## A.1

### A

声音开始很宏大，很亮，接着就飘渺，就稀薄；人影开始很清晰，很真切，接着就模糊，就零落。他开始再一次走进他自己的世界去。

这地方是要一阶一阶走上去的。有一个倩影伴着他。他回头，那倩影便跟上来。跟上来就是他和她的对话。这倩影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人形，那说话却是真真实实的，很矜持，很自重，很有一番人生的沧桑在话里。

他坚持着向上走，向上走。腰间的带束得紧紧的。棕红的百褶裙，棕红的高跟鞋，兜着一裙的清风，敲出一路的脆响。这音符是从钢琴上失落在这里的，叮叮咚咚地从阶梯上跳着滚了下去。



他站住，要把这音符捡起来，送回到钢琴的琴键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她说，急什么呢，这些音符不就全在脚下踩着吗？听了这些话，他抹一下额上的汗珠儿，继续往上走，那倩影就款款地跟上来。

开始，他总以为他看见了一根单单的竹，一棵弱弱的树，一个薄薄的影子。他坐下来，看见的原来是一株冷艳的梅，一朵丰腴的花。他便十分地感动了。他很想把这种心的颤动，用一条轨迹划出来，他思谋了很长时间，花了不少心思，还是没有完成它。一只蜂翼的颤动是数不清的，一朵花蕊的波音是听不见的，如果谁有幸数清了，听见了，谁也便作了一只蜂，作了一朵花了。

这阶梯也实在太高太高，一个太阳在窗子上伏了很久，颓然离去了。离开的一刻，向着台阶顾盼时，那倩影就跟着离开了。

他想扯住她的袖，那袖很宽很长，像古美人那样在地上拖着，轻轻地随着脚步扇起的风儿飘。他把手伸出去，抓住的却是一把虚空。

阶梯上留下的还是只有他一个人。

云在头上动，星在身边移，太阳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偷偷地笑，而那轮月儿已有许许多多的残了，像只船儿泊在深蓝的天上，等着他去摆渡。

他就想，摆渡的那一方是什么地方？杨柳岸，晓风残月？